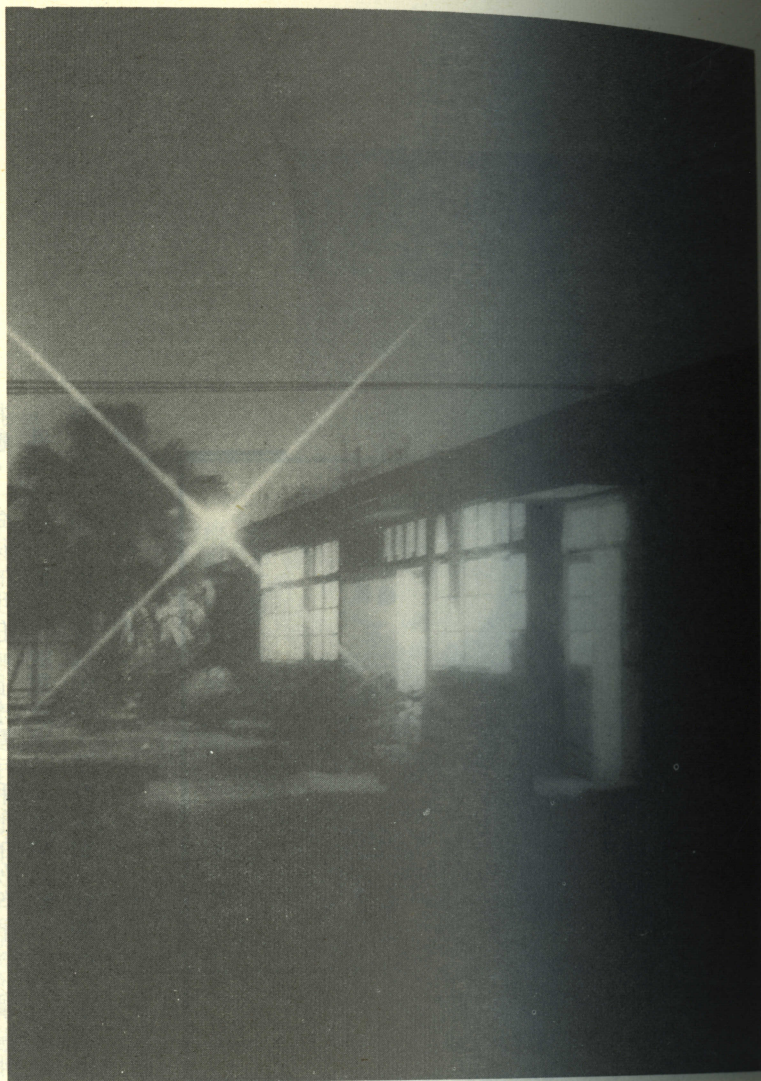


社團問題的探討

江盛

「若是我們的生命，也短如夏日之蟬，你合當無聲而終？或是微微絮絮如此若蟬。」



社團的定義

理論上，社團應該是一群有共同意識；亦即在相同的興趣，相近的熱情、愛心及理想等基礎上，為實現某些目標與特定任務，而理性結合且共同計劃努力的一個團體。（私下言談之間，常有些議論風發的「草莽英雄」輩，以其新奇的想法，動輒則言：「我們來組××社。」確然，假如各位看過北醫的社團成立辦法，就會了解成立社團，容易之至。問題的關鍵在於；如果沒有上述的定義特質，恐怕都是一時激情的結合，它的遺傳性很值得懷疑。活動中心的資料顯示了不少進入「冬眠期」甚至名存實亡的社團考古證據，便足夠證明了。）

社團生命的意義

一個現存社團的生命來自前代積存的傳統和經驗。傳統來自該社團的「價值標準」取向所衍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——其對北醫乃至所有大專院校的發展境界而言，能有多少的層面突破？——經驗來自社團組成份子，代代之間「垂直式」的言行遺傳，從招生、訓練的籌劃到活動、財源的奔走，乃至團風和份子忠誠性等實際行政經驗中，彼此交換看法和心得，不斷的評估和改進。

社團生命意義的被肯定，應該在於社團的發展必須隨着時代的推行而有所出陳創新。不止於閉門造車，以致造成一種井底蛙的封閉意識。而是應該適時適地的作一種開放性的展示，那怕是實驗性質的，或者成果性質的。簡言之，社團就如同一個社會的縮影。它的發展應順應時代潮流，在思想學術和觀念做法上，一併求其靈活進步。在一個尺度寬廣的民主自由社會裏，人們應該能或容忍、或包容、或欣賞，當然也能據理批評一些不趨附流行，甚至離經叛道的思想舉止。但卻不能扼殺他；總要記得一幕歷史：「蘇格拉底是因他那被視為蠱惑人心的異端學說而死的。」足見現在被看錯的，將來不一定錯。何況一般學校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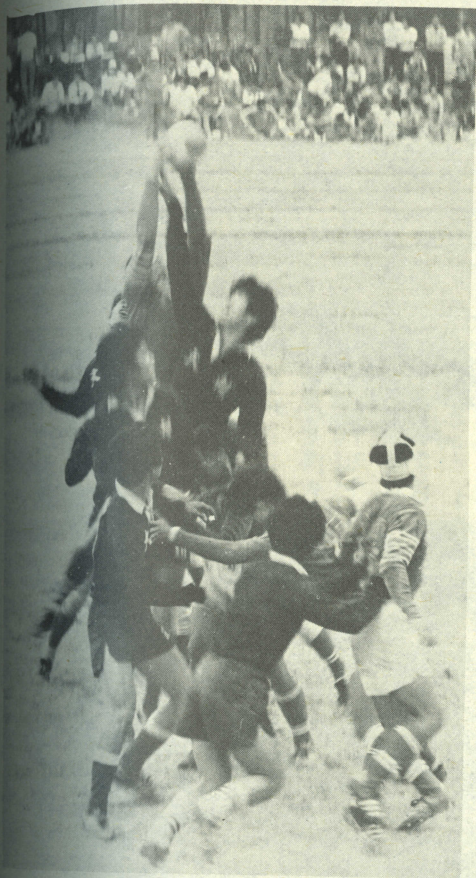
團有的只不過是一些不滿現狀的突破情懷，一些不成熟的演出展示罷了。

然而談何容易；理論的基礎固可作為行事的參考，卻未必能為社團的發展做一必然的註解。縱觀校園當中，各社團之肇基者，雖未必為龍章鳳姿的高祖之屬；但是其繼承者也泰半不是言行項鬚、縮頭畏尾的桓靈之輩。然而北醫域宇之內，社團生命的浮沉何以如戲劇般的起伏？

「桑麻話我見……」

（首先必須聲明的是沒有提到的，不見得就是名存實亡或進入冬眠期。只因爲我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認識。提到的也只是個人從主觀的角度來評各社團的外表，也許患了近視，但吾人忠於自己所看、所聽、所感覺……）

記得一年前的社團成果會上，樂幼社副社長還連聲地抱歉。一年後的現任社長李震宇和他的伙伴們卻逸興遄飛，迭造時勢，真個「威震寰宇」。康輔社數年前恐怕還是在吃奶，如今則成俊逸年少，渾身是勁。社團興亡變遷史，於此便可略窺端倪。



橄欖球社是北醫一景之一。吾嘗謂其爲一種「英雄主義」的復活與象徵。

政治性質的社團如「三民主義研究社」，「大陸問題研究社」雖曾力圖振作過一陣子，可惜如今卻暫處蟄伏之期，不知是患了「政治冷感症」還是另一種說法；「休息是爲了走更遠的路」。政治是敏感的東西，或爲當局所不樂於提倡；然而這種投鼠忌器的心態也非沒有代價。知識分子的政治觀呈現流動性而沒有篤定的獨立信仰是爲其一；政府裏面政務官和事務官的職位，常發現人才不足及素質低落是爲其二。大學當爲一個人思想人格最爲煥發的時期，如此冷漠，怎麼了得。在北醫中，政治學術思想已隨「三研」「大研」的匿跡而沉寂。在政治實務方面，學生黨部也乏善可陳，保守而缺乏新觀念。上學期其所主辦的一場李鍾桂演講，人很多（足見基本上，人還是有政治的特質），但講者也只是照本宣科，以游刃有餘的心態和口才，灌輸了一些年代數據和不深刻的內容。比較之下，二年前章孝嚴（北美外交司司長）的演講（人依然很多）就讓我領略了一些實際問題；他的神情和對一字一語的斟酌令人印象深刻。不難聯想到外交困境、外交人員的謹慎仔細、外交談判中一個字眼兒都不能馬虎的精神。其實政治實務很多；舉凡立法、經濟、賦稅、選舉、監察……可資利用學習的題材太多了，學生黨部應自我期許，以「革命」的精神來突破這冷冽的政治氣氛。

一些活動性的社團之中，登山社也算是翹楚之一了。其經常舉辦的各式山種活動訓練，爬岩講座和實地操作，野外求生訓練，都有其正面的價值。山社的問題在於一些具有風範和實際經驗的「老山胞」們：如方志文等已陸續畢業而不能再帶領社員，導致山社略呈「浮光泛影」，熱鬧但不夠深刻，如高山象徵的穩沉不移。橄欖球社是北醫一景之一，無論晴雨，中午時刻總規律地在內操場上狠叫衝刺。每逢比賽更得不分晨夕的在假日裏「加班」。吾嘗謂其爲北醫中，一種「英雄主義」的復活與象徵，另一爲掌握言責與輿論的刊物室。前者的關鍵在於鐵的鍛鍊和意志；後者的關鍵則在於分寸的掌握，太過了不免被扣帽子，不及的話又是變形蟲一個，沒個樣。一文一武，堪尤

爲北醫豪情之棟樑。

瓊霞如緒的夕陽殘照裏，清風徐來，萬種相思都賦予那紛紛出籠的活動社團……東洋劍道社，西洋劍社的吆喝、擊壤之聲不絕於耳。國術社、柔道社、土風舞社、跆拳道還有跡可尋。至於釣魚社、滑冰社、水上活動社，由於場地限制，終難以蔚爲氣候；抑或已如「閒雲野鶴」般的無蹤可覓？

文藝性質的社團；北極星詩社每年有固定的「繆斯的夜宴」，文藝沙龍有「書展」。二者在七十年上學期所舉辦的「文藝月」，廣告奇大，效果奇差。這原是「非戰之罪」，凡在北醫辦過演講、音樂會的，莫不有這種銘心的難堪和無奈。詩社王世豪社長在邱燮友教授演講完後，致謝辭云：「假如曲高必要和寡的話；我接受。」在一個空曠的現場，顯得分外的悲壯。我的直覺告訴我，會把教室擠滿的只有放映電影和張小燕的演講。李敏；一位藥學系



「。受接我，話的寡和要必高曲如假」

的轉學生如是說：「如果以文藝月演講者（如管管、琦君）的名氣，一定會把中興大學的禮堂擠滿。」而管管當天的風範和內容，再和他的名氣，文章，才學之間的變化關係仔細推敲；則思想不靈轉一些，眼界不寬廣一些；才怪。

教學大樓二樓走廊旁，常配着一些美工字體所寫成的新詩；坐在石椅上還真感覺到那份清新。不知是那位天才想出的？「攝影社」、「杏畫社」、「緞帶花社」、「插花社」也該想辦法弄個「專櫃」，打打名氣同時也可給北醫帶來更多的藝術氣息。天才最高的不要是社長（你何曾聽過張大千當什麼會長、總幹事的），但是社團幹部卻必須是類似畫廊老板，經紀代理人的性質，將該社團特色展現現在世人面前。有人反駁道：應依社團性質而言才公平。譬如書法應注重的是謙沖的胸懷，培養的是境界上的氣韻；那就不在話下了，但我總不相信適當的流露會妨礙多少……。

音樂性質的社團有「管絃樂團」、「國樂社」、「杏聲社」、「吉他社」，在校際音樂會上，努力表現的還算差強人意。人源的缺乏，樂器的不足，訓練的困難，都是音樂性社團生命發展的缺憾。對音樂的普及到人人了解，人人聽得到的地步恐怕也力有未逮。

各院系學生會是比較特殊的團體，它比較需要一種更公開的選舉方式產生。既然是選舉就有政見；甚至有謠言，有政見便有承諾或理想。一般的感覺是一開始；他們愛你愛在嘴上，最後則愛你愛在心裏。不是「柏拉圖式」的便像是對小孩子似的。不過還算有些學術味道，這點極爲可喜；以醫科學生會較佳，口腔醫學會次之。講到此不由得想起「中醫社」和「醫研社」；「中醫社」讓我想起古老中國的會社；如「天地會」等，常聽人說這是一個人數衆多的社團，卻不知道在那裏「秘密活動」。大概對內的性質遠大於對外吧！常常想了解一下怎麼「吃」當歸，人蔘有多大功效卻無由而入。「醫研社」是新成立的；目前的性質似乎也止於另一形式的讀書會罷！他的學術味道有

些類似於學會，應嘗試和各學會聯繫，分擔一些學會的功能。

「活動中心」是社團的大當家，稍具組織規模，然而一遇重大事情，其混亂的程度和其辦公室的髒亂互相輝映。其所受的批評責難最多，改進之道由於茲事體大，不宜在此漫談。但從任何人都可以在總幹事座位上翹起二郎腿，抽煙喝可樂的事實看來；該中心也太缺乏管理和經營的觀念。學校有的是備而不用之董事會會議室；校方基於支持學生活動的立場，理該騰出一些空間改善上述情況。而歷屆以來均能這樣麻木的度過；令人不得不為統攝全部社團而活動日益頻繁的活動中心叫屈。

以地域性的鄉緣感情所成立的團體，如「南友會」，「中友會」……，原也是一件無可厚非之事，所謂「美不美，故鄉水。親不親，故鄉人。」然而他們的活動簡單的可以套公式——迎新，送舊，冬天進補……。中國式的人情



。家當大的團社是心中動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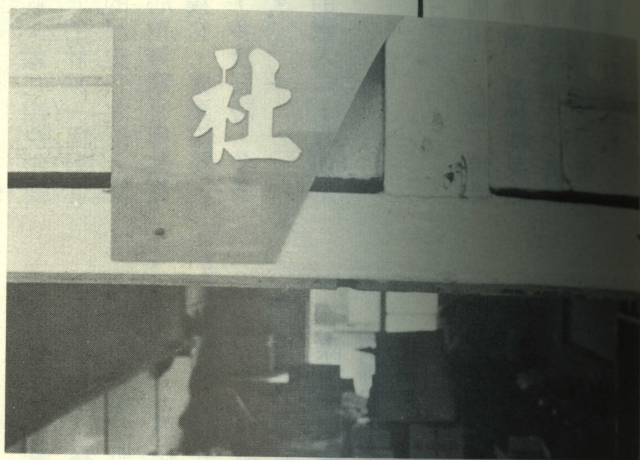
在這裏表現得無遺。可議的是沒有北友會；卻有個「建北會」，而竟然也有個「附中山」；還好沒有「成景會」，否則板中的真要手足無措——只好打光棍——姑且不探求當初「建北會」肇基者是怎樣的一副心態意表，「附中山」的又是怎樣的一套說詞……。將這種聯考造成的「定型優越意識」落實在一個社團的實體，引發的必然是另一種「反動」；表現出來的或許就是「附中山」，隱藏的則是大多數「嗤之以鼻」的沉默大眾。這種背着優秀血統；「種馬」出身的符咒說穿了只有賺一些零頭利益，比之漫漫人生的「大宗交易」真是微不足道。試問「建北會」的特色在那裏——在包餃子，跳舞嗎？「附中山」的特色又在那裏——在烤肉，郊遊嗎？不要變成了滿腦肥腸，四肢臃腫，精神思想貧血的病者。其實建中，北一女真是有許多優秀人才，這些人不是在創造成績記錄就是在各社團驅馳效命；建北會不過是他們休憩的沙龍罷了，然而此種「藩籬」——死抱既得利益的意象表徵有存在的必要嗎？

社團評鑒制度

導致民主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野黨的「制衡」功能；而制衡本身來自批評。有一套良好的社團評鑒制度必可使社團進步。活動中心有一套「社團奧斯卡選拔」。用意良好，可惜作法不夠週密；評鑑的標準，評鑑人的客觀性和學養，獎勵的辦法都有再議的必要——一場校內網球比賽光得魁者的獎金就有數千元；一個使出渾身解數的社團只有象徵性的一個金像獎座，難怪可有可無。評鑑人若只來自訓導處，課外活動組（均代表「官方」立場）；顯然「尊重」的意味大於真象的追求。一切標準的縷列也不是一人所能，本文也僅就事實提出問題，解決之道還在主其事者的有心地、誠意地、寬闊地接受輿論的觀點和建議！

人生自是有情癡

參加北醫社團的歷程常是這樣：一年級的無知，二年級的摸索，三、四年級的「若即若離」，以後有興趣的自然以「朝聖」「贖罪」的心理再歸隊，沒意思的自然是「孔雀東南飛」。這是社團遺傳上的缺陷——高年級的經驗不能幫助低年級，反而造成社團生命力的低落。難怪「管絃樂團」現任首席小提琴手涂玖音開玩笑地說：「以後進樂團的要簽賣身契。」而北醫社團的另一情況是所謂的「社長兼大工友」——暴露出社長的組織力和號召力的不足，但重要的是反應出社員熱心和同情心不夠。但既是自找的，恐怕也是甘之若飴吧？所謂冷嘲熱諷，可貴友誼的「冷暖學園」滋味，只有那些為社團活動而忙碌地籌劃、爭論、奔走、邀夜、墊錢，最後粉墨登場的人，體驗才最是



。體團的力努而標目些某現實為，識意同共有是應團社
。疑懷得值很性傳遺的它，合結的情激時一是若

深刻。

多數人是「蜻蜓點水式」的、甚至完全不參加社團。這也不是壞事；套句老話——有失必有得——畢竟個人對理想的追求和看法有很大的不同。然而他們是以什麼樣的心態和眼光看社團？搞社團的又是以什麼樣的心理來看那麼多人呢？塔裏的女人有段話：「傻子永遠在演戲，聰敏人永遠在看戲，只有天才才一身兼演員與觀眾兩職……傻子和聰敏人終生都可以得到幸福，只有天才倒霉一輩子。」在現實與理智的基礎上，人總愛做那風平浪靜，可竊竊私議的旁觀者（北醫人有時冷漠的連觀眾也不做）；然而生命之中終究有幾宗值得揮霍與浪漫？在理想與感情的基礎上，何妨作一位演員與觀眾兩極間熾熱的尋思與煎熬者。如同中國鋼琴詩人傅聰之語予蕭邦為「一個痛苦的靈魂，有着熱烈的追求與深沈的悲哀。」

最後，引一首國中就愛的朦朦朧朧的徐志摩詩，作為一個莫名其妙的結尾：

「活該你早不來；

熱情已變成灰。

提什麼以往？——

骷髏的憐光！

將來？……各走各的道，

長庚管不着「黃昏曉」。

愛是癡，恨也是傻；

誰點的清恆河的沙？

不論你夢有多圓，

周圍是黑暗沒有邊。

此是消散了的詩意，

趁早掩埋你的舊憶。

這苦臉也不用裝，

到頭兒總是個忘！

得！我就再親你一口；

熱熱的，去，再不許停留。」